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濟南集卷六

宋 李廌 撰

論

兵法奇正論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畧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

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鬬技果相若則為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郤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黄帝法成於太公黄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頻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

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兵策用之之法可覩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理可諭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册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能必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辯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敝

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棊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棊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為正四為奇黃帝握奇之文也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

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為故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為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茍惟止此固亦憪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

謂無不正無不竒又曰竒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竒正之變其言曰以竒為正以正為竒吾之竒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竒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竒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為竒漢而示之以蕃為竒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竒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為竒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竒正相生生生不窮竒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

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哉郤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為能識正為正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相代也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食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

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歷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别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為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

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

彼分為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可言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鬬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刼鬬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動累億萬鬬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知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强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奇知正為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

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為掩襲之計尅日而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為奇正也償米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以懷其心逮祜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荆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浮圖論

論曰臣嘗歷觀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為之主以拯救之獨千世承襲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圖而已浮圖非無可觀也百氏之家一家之說也非不可為教也蠻夷之國一國之俗也不幸王者迹熄之後聖人道微之時乘間竊入中國當時君臣辨之不早制之不剛俾盤根滋蔓為弊于後東漢明帝之罪也其間非無英睿剛克之君忠義正直之臣欲除其弊終亦不能者何哉蓋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也蓋英睿剛克之君灼見

非有益於吾民也必欲掃除之正如欲華陀之治蠱也將剖膚鑿骨湔腸洗胃以去其疾豈不雄哉奈何臣下或獻禍福之一言則惶懼隨之亟且罷不敢復言矣必曰姑且聽之惟其姑且聽之此其所以長存也前日武宗是也毀天下寺宇四千餘區冠笄僧尼二十餘萬豈不快歟東西京藩府輔郡猶量留寺與僧豈禍福之說已貳於胷中耶何使絶無而僅有邪宣懿之世則一切復之終令彼勝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

故乃爾也忠義正直之臣極言其有損而無補也必欲掃除之正如近時水官之治河也欲竭太行之土淇園之竹以塞怒流不已跡哉奈何人主疑禍福之多端則恚惡及之遂及誅竄者矣必曰爾敢非聖人惟其謂之聖人此其徒鬨而益盛也前日韓愈是也憲宗遣使迎佛骨於鳳翔王公大人灼體膚委珍貝以慁其法愈極詆其道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憲宗怒欲誅愈以謝佛裴度崔羣力救其死猶貶海南瀕於死所令彼盛於此

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初欲抑之乃所以揚之初欲沮之乃所以長之故根日益大蔓日益滋以至于今日國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救又從而昌大之遂使賊人乘時所尚公肆厥姦與國爭雄彼華堂大宇丹楹刻桷敢踰制於王宮撞鐘伐鼓聚黨數千敢僣禮於朝位已為可禁雖然彼所以侈其居盛其徒者本欲以誘愚夫愚婦而已奈何王公卿士競登其門而師之朝衣朝冠或立侍於其座或跪拜於其

庭咸尊之如天神欽之如父祖彼有道之士以學佛隱者固亦有矣而姦人假學佛以欺世者常多固不當事之如此以虧國體臣恐孔子復生於今日則羣公卿士忌娼者衆矣不應如是以奉事之也孟子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又曰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今昌大浮圖之教豈欲以堂堂之中夏以變於夷乎凡學孔孟之道者相率而入於幽谷乎可不謂之大惑歟臣令不復更以傅奕之辯韓愈之疏言之直以文中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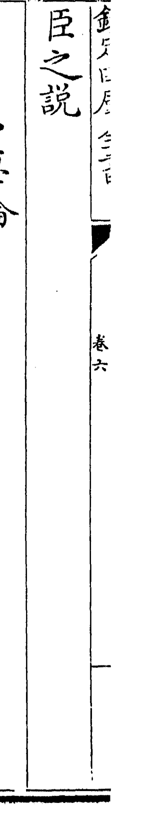
言為信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果為聖人豈不惡其徒
憑藉其說以猖狂妄行於今之世哉為今之計不必推
罪於佛惟治其徒苟惟治其徒之罪又何難哉臣願陛
下盛言其佛之長極言其徒之短臣請叙其說曰葢聞
佛者西方之聖人也以清淨寂滅為心戒定慈忍為行
色空為道禪律為法凡願學佛者必當檢身周慎持法
謹嚴枯槁其形骸齋戒其心志自治其身自求其道不
可輒出户庭不可雜交民俗戒牒之文其密如縷苟能

此雖異道不害爲君子乃者學佛之人類皆游佚之輩或惰農之鄙夫或怠績之愚婦或好蕩之儇子或好倡之冶女居金碧之室食稻粱之膳幸災樂禍自爲風俗姦非不義自爲朋黨訊其何以謂之禪何以謂之律則罔聞知者十常八九如此則大設寺宇乃爲爾等作容姦之地歲度徒衆乃爲爾等置畔道之人旣蠹於國實敗汝德自今以前吾一洗之勿問自今以始吾將使汝不出戶庭專治其佛之説而躬行之所受戒文令禮部

著以為令刑部防之以法朞汝必行如不能然一聽歸俗有願如舊真能奉其師之說聽其君之令者也然後以常住衣食之可謂待汝之意厚既仍舊為僧尼乃敢尚為過惡許人人得以告捕是不從君之教而背其師之說誅之刑之齋供禱祠任民自然不可以擾親戚故舊不可以私其所昵男雖父兄不可適尼之居女雖諸母不可適僧之舍人人得以告捕抵法陛下果以此說下詔假學佛之衣服以藏姦詐假學佛之衣服以隋農

績皆不能自信而願去不可勝數良家子女觀其法之峻嚴烏敢違父母之養舍室家之倫避安逸從枯槁哉如此則良民自願爲其奴婢者自寡矣雖然固亦有爲之者矣不加多也莊子言魯多儒國君下令而敢儒服者一人而已亦是意歟此乃銷之有道制之有漸以歲月之久俟其自衰而已譬之以醫則緩藥石以治之俟其自平乃止不必用華陀之術也譬之以治水則固隄防以導之使復故道乃止不必横塞其怒流也或曰子

痛詆佛而抑其徒則吾徒獨不然乎一皆如孔子耶臣曰稂莠與五穀並生於田為之農者當鋤治其稂莠乎將鋤治其五穀乎雖未必皆頴栗堅好要之吾種也今千萬年無佛何加何損一日無吾道則如之何或曰子不畏禍福歟臣曰佛既為聖人則所當論者道也於其書而考之固亦粲然矣至於禍福報應之論特後之譯者妄爾雖或言之如莊周之寓言乎鄒衍之談天乎公孫龍之詭辭乎皆可稽攷之耶願陛下勿惑禍福而忽



臣之說

聖學論

臣聞効一官可謂畢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葢以學之弗優不敢効官尹何為邑子産以為未聞政學葢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子路復曰有人民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惡其佞夫効

官治邑必由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為君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葢以聖人之道折衷之斷然皙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

以為之主也高宗既舊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説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徳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徳温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錫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

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在方册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理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否常為晉而無至于剝天子

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裁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罸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

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畧者無
尚于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
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騖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
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巍巍
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
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
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
發揮孔孟之正道鋤薙百家之邪說在亹亹而已乾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意而無明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賔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為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

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為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為利溥天下幸甚

## 慎兵論

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我克敵敵克我要之各有相傷為民父母柰何使民兩自相傷中道無罪而隕生哉

萬一正不獲意則權必用武乃濟然後哀矜惻怛而用之以犯難難平即止非復可玩此以殺止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恤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小忿則戰矣違言則戰矣代翕代張代存代亡民不加多率以戰死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日暴原野白骨之子孫也人君當視人

猶已以已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已之痛士卒之傷思已之傷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死之間幸於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二況復殺乎殺一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數人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絶者夫推愛物之心猶不忍暴殄天物況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正慎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揚之水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葛生之詩然後見戰歿之

感廹夫民日益寡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殫於是惻然哀恫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夫三世為將道家猶且忌之況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其召禍之漸均生於有餘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廹小而鮮

長慮財褊急而多妄計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惟試僥倖於一戰萬一僥倖志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量力不度德而所較非其敵志徒大心徒勞而所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求危難屠其城夷其社覆其宗絶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必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灾是也不足為有天下者道若夫燕安閒暇財豐力富旁視四顧無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

而不以生息元元為念窮兵黷武惟以無戰伐功為愧自求憂患困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衆仲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者是也前王既以此致凶咎後王當以此為龜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非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唐太宗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餘休太倉有紅腐之粟内府有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事疆場内則有期門羽林孤兒佽飛騎士之兵外則有六郡良家材官之士

總節制以統軍則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㡳則有若霍驃騎之勇又有李廣程不識蘇建貳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荀彘之徒以帥偏師楊僕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別部擊匈奴救東甌平南粤誅昆邪平西羌伐朝鮮征大宛乃置朔方滄海武威儋耳牂牁樂浪等二十四郡厥勋偉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小校至於為帝大小戰無慮累百未嘗挫衄有若李勣李靖柴紹衛孝

節薛萬徹之徒以平突厥有若道宗道彦樊興宗段志玄高甑生之徒以平吐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均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襲譽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馬耆有若李子和齊善張士貴張德寳上官懐仁之徒以平諸獠有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茲邦國既底定諸盜既勦絶其餘勇故氣猶未肯寧晚命馬周李勣張儉張亮為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復遠駕遼海征高麗

厥勛偉哉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億數然士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實由於此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雖無近殃必有遠憂則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以好兵之禍為先奈何為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慎民可愛兵可整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就然後可以用兵矣書所謂知稼穡之難乃逸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惡人之害

人義者循理惡人之亂紀以兹為兵意是乃仁術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受昊天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血刃與漢唐百戰以得天下固已異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有名未嘗有漢唐之侈心則基福而遠禍也其已久矣陛下紹大統繼大烈可垂拱無為以荷天休然内寧必戒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未可去戰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兵之貽禍鑒睎漢唐之侈心緝熙祖宗之多福故有曰

令太平可恃四夷無虞宜毀兵革銷鋒鏑者自獘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有曰今太平有餘四夷可討除宜興師旅闢土地是招禍之論也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妙選將帥必求其良訓練士馬必致其精謹烽堠繕甲械積芻粟完城壘以待四国不害中國之為強脱若嬰吾𡨋吾以逸待勞以直待曲真天子之兵也

將材論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

其善御刓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内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考其可必為國禍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是時英雄挾其長游眎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

為纖罔匪臣僕英雄盡入于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
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
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
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盖直以養氣
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心蔑視敵國而砥礪
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
勇不能也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盖使貪使愚
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效其長技彼敵常為客而不

足我常為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為勝敗之政如神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矣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寛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悦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谿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効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為重葢方其涖師也國不自外理

國容于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于是乎不入國
將軍之權於是乎專矣如之何交厥孚于上下布至誠
于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
之忠為大益方其用師也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
不制于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
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
有爵有僇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
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

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為建立勛名之權與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罍小材如盃以盃受罍過則溢以罍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萬人之將有百萬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

為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至于軍敗國辱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為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筭則又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寘敵于全囚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于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

于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
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
推轂受鉞之任為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
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于是用于晉秦伐阿鄄而燕侵河
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于齊孫武十三篇
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彊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
魏武始于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
中軍不以畀踰尊為疑郤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

同職為間韓信奮于亡虜魏尚拔于囚徒充國自舉任
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
挾親賓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
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國人之議論挺
然不疑斷以已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
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
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
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將心論

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為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

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人兵為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為事以不戰屈人兵為心以天下為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為事亡國而不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為兵之説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其十

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違士樂附則將威令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悦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忍羅罝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

有以啟之歟臣於是求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盡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北致人以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

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强弱又相逺兩軍既陣而番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為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憫其勞懐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往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為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為説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為問靖以愛設

於先威設於後為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甞戮一揚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充渠以掃攙槍備延陁於關内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亡師之不暇況宣威信于絶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為本以義為御天下之將以慈為主以勇為決郤視尉繚之説非亡國之兵

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心務殺伐屠戮以彊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世為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為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攷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裒斂因以

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要一日之攻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彊未幾而為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吳曰吾不可以欲城而

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色吳曰吾馬用邑以貫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為荆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修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内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筭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園會兵百萬以集湟州分兵十道

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會質勒而至於隕身弔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殉之以人者

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何其血流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奈何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為重孝治為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為可重也陛下念哉

## 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罰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

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
而思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
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
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
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爵地以是推
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啟明之嚚訟乃被
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岳
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治而不問

舜則不復罪之何也盖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憂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

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為末發有罪為本發有罪為有功無過進賢為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為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賞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此乙為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

為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
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
容悅以自鬻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
卹而為援故凡所充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
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傑真可用者如是欲
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
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
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

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擿發之詳得以攷稽焉盖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擿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餬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苟

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為格顧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為舉主之酬獎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為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獎又何勸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

武僚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許之摘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于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温已舉所私所私皆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為恩下吏以

犇競為俗或賫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沽恩俯傴以媚其僕御或畀詞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癰舐痔曾不以為羞指天誓心曾不以為媿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為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為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攷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

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為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説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況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序

陳省副集序

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於斯可以無愧于後世其德可尚不必有功其功可紀不必有言其言可傳不必其人之賢也况兼善而有之者乎異時聞彭城陳公之奮志高行聞於鄉鄉人共師之以為先生東州者舊論搢紳人物必以公為稱首藹藹乎為盛德之士矣仕於朝益厲竒節為御史人憚剛正譏邪震息吴賊警邊西方用師持節出使調度兵食完壘治械區處兵將忠獻韓公文正范公職是以立戰多掌度支鹽鐵

寵天下利權民國皆阜凜凜乎功在王室矣所為文章深純爾雅言必有義字必有法一時望人皆咨嗟畏重以為絶倫嘗觀其書得其為人其文之氣蕭散簡遠知其有洪人之量其文之詞芬鄉明雋知其有過人之才其文之理方嚴安重知其有正直不回之忠其文之意淵澹沖粹知其中和無邪之德睢睢乎其言有華國之文矣三不朽之事公皆優為之信乎賢於人遠矣廌生世晩不得從公游然與公之孫師仲師道友善嘗獲見

公遺藁乃世所謂鹽鐵府君之詩者也纔二十一篇而已常以不多見為恨今公之外孫肇大夫程因顯忠以全集示鷹古律詩凡百九十首雜文一百四十六篇列為二十卷曰吾家父子集而録之雖残編斷簡殆無遺矣至肇將謄數十本傳於人間昔紫微顔舍人長道為序於前敢以後序諉吾子鷹曰文之有前後如服之有冠履車之有蓋軨不可不慎今無以過舉乎因曰君從事於文久且辱與兩外兄游可無辭故陳三不朽之説

庶幾托名於無窮亦所榮也公名洎字亞之仕仁宗皇帝為尚書郎三司鹽鐵副使云

程因百詩序

河内從事程因謂友人李膺曰吾將見子之先生翰林眉山公馮吾作詩百篇以為贄非慕其勢也乃慕其德也非欲求援也將以求教也子以為如何某曰子之慕異乎人之慕子之贄異乎人之贄子之求異乎人之求惟我先生自布衣以至於今其正直之風忠義之節德

行之實文章之望凜然著於四朝藹然聞於四海外溥裔夷下逮奴隷其稍有知者咸敬其名戴其德固有年矣然士大夫忌其賢而恥其不若輙沮而毀之者亦非一日而吾鄉二三友人抑有甚焉觀其學與才非可與先生並馳也德與行非可與先生同科也望與名非可與先生相上下功與實非可與先生相優劣而乃相爲比周輙分朋黨其不度德不量力正如螳蜋之拒輪蚍蜉之撼樹曾何所傷而妄毀謷紛紛盈耳亦可惑衆苟

其所養不厚所守不固者其心腹腎腸往往隨朋揺奪鮮不疑其所依矣今吾子乃能尊徳信道不流不倚吾知其明足以辨道原其勇足以闢鄉訕而又研精極慮作是百詩不為權倖之禽犢而專以為我先生之贄其誠與勤皆已至矣又不願為富貴之媒而願為賢人之徒則又可賢也某故曰子之慕異乎人之慕子之贄異乎人之贄子之求異乎人之求謹序

汝陰唱和集後序

東坡先生再入翰林為學士承旨未閱歲復請守郡得汝陰意甚喜之謝上章以宗資范孟博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為言葢以其主賓俱賢風烈可尚也士大夫以為宗范異代元獻公越在前朝文忠公雖近世未久然異方晚進之士或不及游其門先生文章忠義為當世凖的其所寓山川國邑猶且使人懷慕想望刻其賔從寮宷有英偉儁傑者乎先生在汝陰友人陳師道履常為郡吏腐雖無位於朝廷欲挈婦攜子受廛為氓往從

之游先生止之曰吾將上書乞梓州欲過家上冢而去顧雖樂土非能久留庿遂不果行既而得秋陽賦於黄門蘇侍郎家趙德麟字説於翰林范學士家又知德麟為從事雖未識德麟已知其賢後於中書喬舍人家見汝陰倡和初見德麟之文章丰容秀發想見其風流標致為神仙中人其後六年庿適吳越將道漢沔浮江而東遇德麟於襄陽慨然傾葢如平生交德麟出汝陰倡和多籥日所傳者三之二粲然盈目固足以使汝陰之

人與夫它邦之人至汝陰者自今時至於百世皆懷慕想望以為一段佳事是必與歐陽子思頴諸詩俱傳於無窮廌益恨於是時不得操紙執筆從二三子後以奉觴詠之樂亦附名於不朽也今先生得罪竄南海異時門生故吏孰肯顧恤獨吾德麟之意不替乎昔又取此詩使廌叙之其義甚高非世俗所能為也或曰蘇公方在謫籍而德麟之意不替乎昔無乃累乎廌曰師友道缺富貴避貧賤迫於不得已其毀譽愛憎未始有定論

者君子恥之毀譽愛憎未始有定論者將以事君可乎昔李夷簡以徐晦不負楊臨賀知其必不負國擢而用之然則德麟之意於東坡先生不替乎昔乃所以事君也乃所以賢於衆人也

## 傳

### 張拱傳

張拱字輔之浚儀人闔達警悟之士也少嗜學舉進士不第家日益索其母黨龔氏世為國醫師故拱亦善方

衕嘗於宜春門後坊陳藥爲肆仍復不售元豐二年上
休日日將出百官諸衛入賀同天節街塵不驚朝市未
集一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瞭然射日不瞬逕往拱所顧
而不揖振衣上坐拱方披衣櫛髮未盥頫意頗忿其倨
作色語之曰鍊師何爲者何所自而至於斯道士應之
曰音琅然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以謂
此誕人也京都似此者甚衆遽以一錢擲而與之且使
之去道士笑曰吾無求者也以汝有道質仙緣故來教

之何見拒之深也拱冠帶而出與之語論神仙則理致精微皆所未聞於是慚悔若不勝曰拱鄙人眼凡心惑豈圖仙君閔而見臨願卒教之道士笑曰志何求拱變色曰家貧饘粥不充儻使不食而飽則所願矣俄有鬻蒸棗者來道士乃以先所擲一錢買之得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饑固亦迂矣儒者譏訶神仙以謂仙者不死則昔之延齡者皆安

在哉葢不知仙之為仙也夫仙者玄也玄者天也天者道也道者萬古以固存人能仙則雖死不死夫人以有累欲體玄妙而傳之於身身者必盡之形安得以必盡之形而使之不死哉顧世之人死則神與質皆逝而仙者形則有生死而神則無變遷移時日改姓名而已如彼精金鼓鑄鑪錘真性如故而昧者乃欲按摩吐納交媾服餌補益軀幹以求不死則愚矣汝欲得此道能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仙之才

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彊之食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不食如初食與不食汝可自如但以汝有老母妻子未即相從然汝既啗此七棗當有七夢應之夢中所見豫為汝言拱皆記之後無不酬者謂拱曰他日汝事親既終婚嫁且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便脫身詣名山中於懸絶處尋一石穴深廣有容者汝自累石密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

六合之内外矣過此非今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
拱固留不可起出門則無睹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
所失者累月闕飲食之氣則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
絶表裏清暢而神氣明爽步趨輕利因自試其力自晨
抵暮緣都城外郛可匝者五盞數百里矣衣袂軒軒超
然蕭曠物外之一鶴也其母病痔幾二十許年歷用衆
藥未損拱漫以七粟餘核而進之一夕遂愈拱既不御
内則室家之愛漠然無心視若道路人其妻郭前朝名

將軍進之後性亦剛果忿恚而卒其家以是益憂疑之逼而饋之食食輒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無常朋友疑其詐者扃鐍於虛室以試拱不以為苦人或名毉則擕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止於牀隅趺坐而已或渝旬涉月杯水粒粟迄無所需令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四十許人喜飲酒好作詩予嘗以詩贈之一時名公卿因予詩而知拱者甚衆比聞其母已歿度其絕世而穴居當不久也予與拱游十有二年又與其親陳至端誠相

友善至忠善立節為予言拱所遇洵不誣故為作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濟南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劉堦

謄録貢生臣郭埔

濟南集卷七

宋 李廌 撰

記

𨀆之堂記

人有異質雖欲自已於衆人必發其曜物有異稟雖欲自同於凡物必擢其秀葢其所以出類離羣者終莫得而掩也吾友西水陳叔易四世六公之宗子也隱居求志於南㵎之上十有五年而名振於四方四方之士聞其

風而高之以謂陳子於今不易有當於古人中求之其躬耕養親以菽水自樂無愧于谷口之子真雖存畎畝意懷經綸庶幾乎隆中之孔明恢麗之文放乎莊騷疏通之學參用儒佛蹤跡山海超然遠翥有禦寇子長之風談元辯理窮極幻妙則子綦庚桑之徒也持此數美乃能以退為進考槃丘樊與木石居鹿豕遊非南山之靈草堂之英為表其行出珍植之物以寢示于世則顛頹枯槁與虞衡草野之氓終無以異矣歲辛未有芝生

于竈户之側一本九莖葳蕤翕赩澤如渥丹瞇如彤雲

予觀之而謂人曰凡物可種之而生仍託于土壤者皆

可以必致則可以易之草木可樹故材而用之百穀可

藝故穫而飪之有求于世待世之用舍以為休戚者貴

賤榮辱之權縣之于彼彼亦得而易之天下之所貴莫

貴於人無得而易之也陳子之與此芝其亦類矣夫使

此芝可種則無以異于蹲鴟儻附朽株則或疑于蒸菌

鄰于薪爨發于灰燼所以示奇也或戲曰無處士之祥

歟予應之曰而所謂者世俗之富貴耶世俗之富貴達人觀之其以軒冕鍾鼎猶機穽桎梏故遁天之刑者惟懼嬰罹于已莫之勝脱又烏知造化不以是為災也盍以山林之士與朝廷之士析而論之孰勞孰佚孰肆孰拘勞而拘者重以憂患之虞肆而佚者全夫安愉之樂而況取民而賦其禄役民以奉其身上欲報其君而無負下欲答其民而不怍危其心以戒毀譽之來屈其身以狥愛憎之變固有慶者在堂而弔者在門或至于喪

元隕生僇孥覆族者矣與夫耕吾畆而食蠶吾桑而衣仰焉奉其親而有裕俯焉育其幼而不匱無得失之患無利害之累順真保和夭壽永究者其有間也然則陳子賢矣因序其説以為堂之記

## 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㓜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

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充痛昔謀之匪良方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于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絶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算而無遺策甘心于錐刀之間盡瘁于錙銖之末負戴于道路轉徙于溝壑貪夫狥富死而後止貪于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貫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屨公門而

矍鑠游闕庭而裴回銜筋力彊飲啗染鬚鬢呈聰明職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狥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鐘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足以給葅茹而未嘗求羨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

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于時聲聞藹塲屋薦為禮部乙選遂擢上第名公鉅卿爭欲出己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于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首可以登臺省而恥于自售居士曰貴不可以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為郎于朝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隗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蹐于閭里之間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

難舍近就遠則内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卽而新之吾之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妄求行吾所好行將挂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决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為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于病然後悔而求安及于勞然後慮而求安及于危然後懼而求安矣則

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老為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二年八月初三日李廌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元祐天子錫宴東宫以御書古詩徧賜執政暨講筵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于是有以

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
有書名擅于世及即位益專工鏤之金石藏之延閣布
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
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
舜揖禪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勲巍巍成憲爲宋太宗
則其德業睿智瞠瞠然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
雖以字學名于代而爲餘事云因觀帝批天下兵馬元
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

臣李廌記

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尊為王公卑為庶士凡圓冠方屨者皆仰之以為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己凡

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為法蓋人無貴賤莫不為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有為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宫不飭者乎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説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緇黄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廢興恝然於心可無愧乎酇漢相國蕭侯之故封其山川秀潔井邑豐富民氣醇雅為士者敬慎尚節義黟山洪侯復以忠厚中和之政整齊之一境藹然有古風烈洪侯初

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鳥鼠侵敗屋室土摧木腐瓴甓裂貌像欹殘器用缺折乃喟然歎曰有土有民不可不視者三曰社曰稷曰孔子祠鄭通邑也何為乃爾召耆舊而詢焉皆曰嘗為軍昔之為守與夫前為令者春秋釋菜纔一至焉文具苟簡以應故事或有營繕者不過補漏撐傾而止三歲鄉舉會於督府饔飧之田督府取之故縫掖之士不復講肄於其間絃歌之音不嗣久矣久則寖衰而寢墜也洪侯曰噫欲為

政令必先教化欲明教化必尊聖人使民回心向道我輩所務乃洛部使者暨荆州牧請新之然財用所給不能取具鄰之士民相與議曰洪侯欲惠民於無窮學校成於鄰鄰士子居之鄰之利也洪侯何有焉吾屬盍共成之乃衆請於庭侯曰縣官之貲亦可苟完諸生因欲壯大尤所願也於是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者願新繪塑者願新祭器者願按圖指位則治材董工自作其處者板築樸斵塗泥丹雘惟恐或後門著肅然

殿陛隆然貌像考於秩爵齒徵於書服章珪瑁各稽於禮籩豆尊彛皆合於制所以奉先聖先哲者恭而嚴重堂沉然扉闥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廡序户牖一皆從便藩垣庖湢一皆有法所以待先生弟子者備而潔故歴階過位則人人有畏聖人之心竦然而起敬升堂處奥則人人有崇道德之心亹然而自勸鄉之士民舉欣欣然相賀且謂廌曰廟學之廢久矣非洪侯何以至此之巨麗也廌曰昔張老頌趙武之寢曰美哉輪焉美

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而獻文子喜以謂是使武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嗚呼髙明之家方傾貲治第而基傾池平之歎已興身外之感誠以寵辱在人而禍福無常故歌於寢不敢自慶哭於寢然后以牖下為幸孰若居有輪奐之美而通經於斯著書於斯求道窮理則為聖為賢為大君子亦於斯砥行立名為公為侯為卿大夫亦於斯有樂而無哀有得而無失也哉凡今鄭人與其子孫無忘洪侯之徳洪侯名中孚

字思誠歙之休寧人熙寧元豐間居太學有盛名擢進士所居見稱鄉果為最庶幾古所謂三不欺者鄭民蒙仁其績甚衆匪獨學校而已蓋王佐才也元符三年二月十有四日記

## 濟美堂記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蓋曰吾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食太廟預享大烝載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忘其功

且夫封圻采邑俾有爵於國冕弁裳衣俾有列于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盍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其先為愧滋甚盡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有勲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爽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真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為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章數奏治道天下穆然

底於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貞觀之盛爲鄭魏公勸
行仁義之效淳化咸平之治亦繇公忠諫之力雖不登
庸丞弼而嘉謨嘉猷惠于生民固足以爲一代賢臣矣
膺聞膺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
公爲稱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箕隗將適吴粤税駕
荆州獲從公之曽孫世德游世德新作南堂謂膺曰臧
孫達所以有後於魯者以其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行
生世晚不逮事大王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

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冀弗為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儁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異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苟非逢年遇合則自欲振起厥路無由深可太息況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圮其族騾其軀醢其肉鬼無血食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于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

之典世徳乃能飭戒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行於家顧不韙哉愚故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合翠亭記

王城之曲介汴渠有道稍南出金明背壓朱庶人之圃又西雖間有林亭沼沚皆樸樕沮洳不足以發脩然之興獨故將軍楊氏之僧居其北岡喬林翁鬱蔽虧雲霄

望之若不可通迹以登也乃于雜花香草中得微徑委蛇繞岡址以升遂于岡之巔得高亭在喬林蓊鬱中無復見日惟蒼檜樛枝翳靡紛披使人忘懐遠想如在邃谷之巖上左右煙壑濃翠皆合不復知為市朝人也市朝之人連甍接廛肩摩轂擊求息一木之陰不可得或有登茲亭者而復有吾今日之想乎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與鄧程仲常陳至端誠同游飲酒賦詩于亭上二友請予名之因為記云

唐州比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吾之教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既平其恕既廣其民心親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惟有哀矜而不憎怨不忍陷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偷薄可變於厚葢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民先儲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忮惡忿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固不

勝愈趨於薄然其政亦勞斃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亦悖乎蓋所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吾聞唐泌之墟五方之民聚焉先是守宰鄙其習俗厖駁一切劘之以威元豐間今翰林蜀公范公之守唐也其僚曰是邦寇攘歲比滋繁願奏于朝治以重法范公曰吁何期吾民之薄也子姑俟之吾厚之以忠信彼當自愛我曾未閱歲犴民無繫囹圄遂空乃大興學校又從而教字之范公之德其澤遠矣唐之士民獨憾屬縣大夫未有以范公之心

為心者也其後十年吾友師文來比陽慨然有厚民之意率之以躬待之以誠鋤强扶弱主以豈弟威孚交加殊有古者循吏之風師文曰吾今之政足以靖一時未足以移易舊俗欲此邦之人回心嚮道温温穆穆一變為孝秀之行其惟養之以學校乎顧吾邑鄉校摧圮已久肆習無所而營繕有制勿能復興之奈何邑之士民皆曰以大夫之賢猶能立祠植碑以頌遺愛況興黌舍以教養吾類乎異時奉釋老媚鬼神猶且殫力況孔子

之宫乎乃胥劝胥傚相地基遂鸠工集材惟恐後时祠
殿廊庑翼翼耽耽游於斯者蔼然有慕仁义之心肃然
有尊道德之意况讲习於斯弦诵於斯发圣贤之蕴穷
天人之奥以为扬名显亲崇功广业之徒哉师文之泽
是亦终不可諼也呜呼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
有学盖地无小大以学校为本人无卑高以教养为职
後世学校不修其有以夫以为无损益於功利曾不若
簿书期会可取善最饰厨傅称过客可市名誉至於望

之以長育人材則曰是君相之職何敢擅焉故倚仗承襲苟且成風以學校為心而欲孝秀之盛非俗吏之用心也余喜師文之德教孚於比陽而嘉比陽之士民安於師文之德教於是乎書以詔後人師文名譽姓閻氏材氣剛偉智識明敏好學有文擢進士第所治有聲少以勵名自任薦紳先生皆許以為國器比陽之治此其試也元祐五年八月初九日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或有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為然以為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悃愊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自謂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

推之以及人其以為不然以為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為登封大夫為政期月境内稱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効當得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麗罪罟既陷刑辟桁楊狴犴之間𦁤纆籧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于已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

羽粉飾其詞所欲扠之則洗垢求瘢傅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為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而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共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充扠無追胥

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為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膺為之記

郭宣徽祠堂記

世之論將者難乎其人必曰制法審重如充國孔明料

敵決勝如淮陰李靖撫愛慈祥如荀吳叔子威信著明如廉頗樂毅然後為全材緜古建今世稱三郭焉曰唐代郭公元振汾陽王子儀我朝武衛上將軍贈雄武軍節度使司空公其人也忠義氣節勳勞聲望皆為一代宗臣然代國公歷中睿不綱之時仗節慷慨建西域之功汾陽王當藩鎮跋扈之際發身艱難定兩京之業司空公立治朝佐英主衛中國撫四夷在內則持本兵之柄以授廟筭在外則專師律之權以將天威論其世則

有間矣公諱逵字仲通其先鉅鹿人少以天下之重自任沈鷙有謀博習羣書喜兵家之流學藝絶人慕范文正公仲淹而師之以故材氣成全有國士英雄之風興自小官致位二府吏守八州六領方面再為四路宣撫使自束髮從軍至於白首大小戰未甞敗北從討保州一言降其衆授策古渭三戰抜其城降下溪蠻彭仕羲以平湖北降武岡蠻楊昌透以平湖南移兵党羌則令征就禽問罪交趾則乾德請命迹其戰多固已鮮儷其

延安功烈尤著蓋力存綏州排沮姦謀撫育嵬名山招
徠嚮化取李崇貴以復楊定之讎責薛宗道以屈党項
之兵綏平之戰追犇出塞金湯之戰慶陽解圍神宗皇
帝賜詔襃諭曰淵謀祕畧悉合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
顧之憂矣延安之民于今受其賜天下知公與知兵者
謂公持志守氣剛大充塞故臨機應變優游中節以全
取勝百戰不殆然異時為將者常患乎上不為朝廷之
見知下或無將吏之可用公被遇英祖神考顧問方畧

虛己聽納言無不從雖總兵在外必遣近臣就議或設問目以咨之故謀行計施無或疑間選用偏裨置僚掾隨其器能付以事任南征西伐常以自隨故上下相安皆有成績用能保固封陲夾輔王室精神折衝萬里之外威聞所加莫不率服公嘗自謂吾雖爲將仁德多矣得太平良將之體至於奉使大遼刼之以威義不可奪全使臣之節守土臨民以學校農桑爲先衎衎豈弟行循吏之實對揚庭論薦紳義其直奉親約己鄉閭敬其

行華夷懷畏朝廷倚賴真天下之重臣也公逮事四朝周旋五紀龍光優渥士民宜之由侍衛馬步軍殿前三司入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進宣徽院使檢校太尉吏靜難武信兩鎮節度觀察留後封天水郡開國公洎得罪安南屏居洛汭復領方鎮即堅辭告老以上將軍得謝於家雍容進退以功名始終賢哉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有四日薨於嘉慶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天下之人聞公之喪識與不識

皆咨嗟憤涕若悼李廣且惜其不果再用也初公之延安上旌其功勑建寺於先壠賜名資忠報本禪院紹聖三年公之子忠孝等作堂於其中繪公像以祠之屬其友陽翟李廌為記廌嘗觀王翦請田宅自汙彼以秦皇猜忍故為全身遠害之計霍去病辭治第欲滅匈奴以漢武喜好徇黷武窮兵之欲其於君臣之義蓋亦薄矣神宗皇帝寵公欲顯其親公事神宗皇帝能移其孝資忠於國則上有崇君父之義報本於家則下有以廣臣

子之恩顧不美哉敬係之以銘曰天祐我宋克生人傑降畀大任俾輔鴻烈顯允郭公四朝老臣以仁為勇以德為名乃登將壇乃佐樞極淵淵謨謀蹇蹇義直公在廟堂四圍兵寢公在疆埸天子奠枕錫賜佛祠時惟異恩非曰假寵惟以報勳於焉祀公益為顯親漢宣虎臣圖贊麟閣雲臺四七淩煙褒鄂公像在茲視古無怍圓圓故阡翼翼新廟邙山蒼蒼洛水浩浩玉闕諸戎朝貢之道北瞻九原稽顙膜拜猶當畏仰凜凜如在歸修臣

職莫犯絶塞載在祀典與享大烝國有典常則徯寵靈詔乃後人盍覩此銘

斑衣寮記

蜀陳氏築第葉邑公允於第中南廡治小室為燕息之所謂客李鷹曰吾三兄一弟皆宦學於四方吾獨安閑于家歲時伏臘薦酒醴羔豚為母夫人壽日率子弟家人輩嬉於寢門暇則退休於兹自謂有老萊子斑衣之樂岸巾曳屨遡風于門箇一弄酒一斟邀明月而對之

醉則偃仰是中吾不知天壤間復有樂於此者乎曰人子之樂無樂於奉親奉親之樂無樂於安鄉里居處舊廬而仰於先疇百須不外索而具雖君之兄弟仕於朝廷者游於庠序者亦有去家違親之累豈若君常燕休於斯耶天下之患患在乎有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欣戚無欣戚則泰然而樂全況君之樂樂於奉親乎請以斑衣名之大觀二年十有二月二日贊皇李廌方叔記

墓誌

李母王氏墓誌銘

鷹少不天嘗游寓東越吾叔曰吾兄有志不就其孤過時不學則為門户羞乃具舟楫涉江湖躬至句章趣鷹還長洲教字于家叔母王視遇鷹甚慈撫憐顧復意恩周悉叔父之子國罷砥行立名為吳郡望士嘗語鷹曰吾無弟汝無兄伯父之子猶父之子也日以義方訓切之故鷹今也雖不肖然亦能讀書學文敢與士齒實有

縣馬叔母其先京師人曾祖祖父皆以材武從事戎馬得官叔母年十有四歲歸李氏時我祖父乾州使君新歿事祖母元暨伯父居士能盡爲婦之道蓋吾家自唐以家法名世非禮法之族莫敢通姻兄弟相承娣姒相賓率用法度家廟日饗俎豆如事生諸奉祭祀者冠帶簪悅不敢去身而又伯父律下嚴忌繩已亦切或小有過差則自箠於廟諸弟及其婦相與請罪乃許改事即出大鼎於庭命之曰斯鼎也一人扛之則莫舉衆人共

之則甚輕治家亦然衆心同力乃有成爾於是内外百口肅然無譁然諸婦憚勞行之頗艱惟叔母奉以周旋始終無懈族人賢之叔父既居吳復以家法御其下家亦整治雖食貧索居昏嫁喪葬必用舊儀葢其性安于禮白首不變晚玩佛書能知大義屬纊之際心識了然時元祐六年七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嗚呼昔者伯父之孫彧始生而母卒叔母鞠乳之以迄長大及進士第嘗分禄以奉之膺方兹應舉覔官求比於彧而叔母

下世嗚呼其敢忘乎叔父諱某生一男子曰逵乃國罷
兄也孫三人曰彦發舉進士好學有立志曰彦同曰彦
達孫女一嫁進士馬友直以元祐某年月日葬于蘇州
長洲縣陳公鄉祔叔父之塋銘曰李肇贊皇昔我貳卿
自彼陽穀揭來關中古鄭南郭里宅協卜爰有幽谷松
櫝茂拱于山之麓念我使君以及諸父丙甲地壓惟幼
孫膺夙夜疚念風櫛雨沐鄉曰將相里曰勲賢水惟檀
谷元祐丙寅改徙東阡從者十六下逮諸殤祔焉罔遺

墳墓遂族惟我叔父寓葬于吳留位候復旣弗復止今

我叔母抑又葬止隹城東西各天一方相望萬里魂氣

游止無不之矣骨肉乃在于此

濟南集卷八

宋 李廌 撰

書

代陽翟令右宣義郎孫惜作進其父資政尚書康簡公永文集上宰相執政書

其聞之孟軻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仁不遺親故為人子者當竭其力力之所可至必至之子之職也義無後君故為人臣者當盡其忠

忠之所可達必達之臣之願也由是觀之臣子之分忠孝之節苟有可為不敢不勉某事親之日短而祿仕之位畀竊味孟軻之言以原仁義之實不量其愚欲成先志雖事親之日短而報親之意長雖祿仕之位畀而敬君之心重伏觀國朝著令某品官許進家集重念先君子康簡公逮事四朝周旋五紀惟忠惟清惟誠惟敏爰自英皇之殊擢獲侍神考於潁藩屢被寵光徧歷禁從入尹大京出揔連帥晚升常伯進長天官復領祠宮留

侍經閤隆恩優眷縟典異數固已極矣然屢欲登庸而
每以疾諗天既杞之又從而隕之嗚呼某不令不足以
盡先君子之德而子之謦父或譏其私泛聽士大夫之
論與門生故吏之語咸謂以文名世以德服人才稱王
佐政為吏師其實匪誣譔雖陳而未及施材雖用而未
能盡有大勳勞於王室而遺愛半天下平生云為備在
遺藁某不能效遷固父子嗣成一代之文不欲藏之名
山以俟後世編類繕寫為若干卷名之曰某集獻之闕

下某之志獲伸是乃先君子之志也為子之職僅能無曠以先君子之忠而獻之是亦某之忠也為臣之願斯亦無愧然以疎遠小臣冒雷霆之威非在位輔相之臣內為左右之容進為佽助之援則某雖志勤心勞自何能為當觸聞罷恭惟某官弼亮人主調一天下建皇極之道致太平之業豁然洪度以萬物為心凡天下為臣若子皆嶄人趍仁義家習忠孝俾百志惟熙而庶政無疵則某悃愊必與之進異時切於求言咨訪側陋一介之

士有片言之善猶且尚書給筆札束帛賁邱園矧先君
子從大夫之後參内朝之議奄違聖代纔及四期其忠
言嘉謀遺風餘烈瞭然未遠迹猶相踵而事或相仍如
覆視之尚可裨日月之明而助廟堂之慮賢於匹夫遠
甚閤下垂念之俾先君子之文上通天陛備承明清燕
之覽頌之秘書藏於四庫萬世之下猶有耀焉先君子
雖賫志九原其亦無恨矣非閤下疇能成之哉夫俾先
君子蒙二聖之眷歿猶不忘則君臣之義隆矣先君子

於閤下有僚寀之舊歿猶顯其名於無窮則朋友之親篤矣先君子之遺體惟某一人俾勉忠孝以効臣子之節則父子之恩深矣閤下當萬邦具瞻之地以維綱風化一舉而三美從之故區區之誠非閤下莫能成之而三美者亦閤下之所當務也干冐云云

答趙士舞德茂宣義論宏詞書

某頓首德茂足下兩承遺書問以宏詞為文之説初則疑德茂或知其愚不能而窮之以為謔戲洊領來教詞

旨益勤丁寧重複然後知德茂過聽之誤顧僕不足以當盛意朝廷欲作新人才修明文物故興復宏詞之科以收天下賢儁故聞就試之法嘗以進士入官然後應格德茂蚤歲登科榮名賜第道藝行能見於已試萬選萬中可以前科僕丁年應舉皓首無成雖有此科固非吾事何敢與知德茂才業著稱於搢紳間名聲藉甚僕退處草野聰明衰落已為陳人何足賓問然拙人觀棊雖不能奕勝負之筭亦或能知貧賈負販雖患無貲殖

貨之術未必不曉僕不敏然從事於文實歷年所雖無以踰人少從先生長者游習聞慣見亦粗知大略聊竭其愚為德茂言之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

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爾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脉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餘音太羮之有遺味者韻也文

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之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

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

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衡之人其言辯以私刻忮殘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慎其所言之文不可不慎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照江淹等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為大夫故訓典書誥赦令文賦詩騷箴誡贊頌樂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議表牋碑銘諡誄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

其實如彼玉工珪璋璧琮瑚玦琰瑑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圓曲直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桴桓楹榱桷榮梲欂㭼之工皆有繩墨大小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雜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德茂學問充富真積力久淵源汪洋根幹碩大發為文章益其波瀾枝葉實為餘事然既已能文而學文不已必欲離羣拔俗遠追古之作者方駕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試之文種

種區別各以其目而明其體研精玩習寤寐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必念於是則將超然懸解躍等頓進徑至妙處一日萬里如是一代文儒之宗舍德茂其何人哉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將蹤迹三王指揮四夷紬書汗簡紀述先烈泥金檢玉升中名山其潤色鴻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號令職皆在於詞臣德茂其勉之哉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但如孤峯絶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輕縑

素練而窘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獨吾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於當年與後世矣僕求用於世而世不用方且焚棄筆硯為農圃賤事雖有此科無繇從德茂後塵翱翔道山文囿此則命也歲將宴風露凉冷萬萬以道強自壽

啟

謝解啟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勢使然風俗乃爾飯牛版築奚

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葢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覔官鄰於自鬻賔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某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餘萬言常懷忠憤謀己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嘆虛生第慮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詌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

此葢伏遇其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卵
翼致滋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厲操修上副眷予

賀蘇右丞啓

伏審進陟巖廊登庸丞弼總六卿之管轄肅萬物之機
衡朝廷用賢士民稱慶矧兹下客久附青雲荷飲食教
誨之恩待以國士其舞蹈詠歌之喜倍於衆人伏以右
丞先生道德之資世惟天禀忠義之氣生與性成凡所
猷為罔匪正直愛君之策粤在妙齡驚代之名震於殊

域皦皦勁節日月爭光蹇蹇丹心金石可貫懇辭公掾連折相君謫逐小邦羇窮仍歲屬二聖之臨御進羣賢而彙征爰自放臣遂膺高選布武禁闥假道亭衢諫垣補袞闕以彌縫柱史侍天威於咫尺掌絲綸於鳳掖貳錢穀於文昌視草金鑾七制煌煌潤鴻業繩愆烏府四門穆穆無凶人明試膚公咸建嘉績上心簡注輿論僉諧副彼具瞻式是百辟雖號萬鍾之量富貴皆固有之適逢千載之期功名比其時也設施所學康濟斯民調

元化於陶鈞正泰符於鼎鼐允熙帝載寅亮天工彼魏杜戴劉之徒曾何足道而臯夔稷契之烈將見於斯其違去師門索居山邑恭聞嘉命阻慶台閣云云

